　　海盗为夺‘海灵女’云汐，血洗了我们渔村。

　　身为首领的丈夫顾炎不顾哀嚎的村民，却在混乱中死死护着那从海滩上救回的孤女云汐。

　　海盗一边残忍凌辱妇女，杀害幼童，一边不断的狂热高呼：

　　“饮其血，食其肉，用海灵女祭祀我们的邪神！”

　　顾炎为了云汐，竟指向怀着他骨肉的我：

　　“她才是海灵女！你们要找的人是她！”

　　海盗们一拥而上，撕扯着我的身体，将我残忍分食，血肉模糊。

　　再睁眼，我竟回到了顾炎将云汐从海中救起的那一天，我腹中胎儿尚存。

　　这一次，他要护他的海灵女，我便让他护个够，只看他有没有那个本事！

　　1

　　“姜圆，快拿毛巾来！”

　　顾炎头也不回地吼道。

　　云汐的手却不小心蹭到礁石，几滴鲜血渗出来，落在海水里。

　　海面沸腾了，无数鱼群争先恐后地涌向那几滴血。

　　村民们惊呼。

　　“天啊！这是什么情况？”

　　“首领，福泽降临了！”

　　上一世，就是这样开始的，村民们被这奇迹蒙蔽。

　　三天后，顾炎的魂儿便彻底被云汐勾走了。

　　我趴在床沿剧烈孕吐，胆汁都快呕出，他却皱眉站在门口：

　　“姜圆，你能不能滚去外面吐？臭死了！”

　　他嫌弃地瞥了我一眼，转身端着一碗刚炖好的鱼汤，屁颠屁颠地奔向客房：

　　“云汐，喝点鱼汤暖暖身子，你受了惊吓，可得好好补补。”

　　顾炎抚摸着云汐平坦的小腹，眼神里满是期待与渴望。

　　我听见他的喃喃自语。

　　“这一世我不会再犯错，等云汐怀上我的孩子，我就带她走。”

　　一瞬间，我浑身冰凉，顾炎……他也重生了？

　　他竟然想重蹈覆辙，只不过这次他打算先让云汐怀孕，再抛弃我和我的孩子！

　　刚想质问，就听见李婶在外面喊：

　　“姜圆啊，别整天板着脸，云姑娘给我们村带来好运了！你该感谢她才是。”

　　感谢？我冷笑。

　　村民们都被蒙蔽了双眼，就像上一世一样。

　　夜里，我趁村民们聚在礁石旁围观云汐神迹时，直奔村中心的钟楼。

　　我使劲敲响警钟：

　　“都来听我说！”

　　“几天后会有海盗来袭，必须加强戒备！”

　　顾炎闻言冲上来就是一巴掌：

　　“贱人，闭嘴！云汐给村子带来了福气，你竟敢在这里妖言惑众，破坏大家的好心情？”

　　村民们陆续聚拢过来：

　　“自从云汐来了，鱼群越来越多，我家小子昨天一网就捕了三百来斤！”

　　“什么海盗不海盗的，吓唬谁呢？”

　　“就是，最近渔获那么好，海盗怎么会来我们这穷村？”

　　“姜圆，你是不是嫉妒云姑娘啊？”

　　我急得声音都颤抖：

　　“你们听我说，那些海盗会屠村！会杀光所有人！孩子、老人都不放过！”

　　顾炎刚才那巴掌扇得毫不留情。

　　我捂着脸，耳边是村民们不信任的讨论：

　　“姜圆，你安的什么心？”

　　“我们村好不容易有了盼头，你非要咒我们！”

　　“我看她就是嫉妒云姑娘能给村子带来好运，自己是个偷奸耍滑的废物，还整天阴阳怪气！”

　　我看向李婶，她曾是我最敬重的长辈，此刻却也皱着眉，满是失望。

　　人心，果然是最经不起考验的东西。

　　顾炎见村民都向着他，气焰更盛，一把揪住我的头发，将我狠狠按在地上：

　　“疯婆子，我看你就是欠教训！”

　　头皮被撕扯的剧痛让我眼前发黑。

　　任由他的拳脚落在身上，只能死死护住小腹。

　　“打得好！这种扫把星就该好好教训！”

　　“顾首领威武！”

　　村民们非但没有阻拦，反而发出了阵阵叫好声。

　　这些人，都曾受过我的恩惠，吃过我采的草药，穿过我缝补的衣物。

　　如今，为了那虚无缥缈的福泽，他们眼睁睁看着我被自己的丈夫殴打，甚至拍手称快。

　　顾炎打累了，凑到我耳边：

　　“姜圆，我知道，你也回来了。”

　　“不过，就算回来又怎样？你的命，生来就是为云汐当垫脚石的。”

　　“上一世你害的云汐惨死，这一世我要你眼睁睁看着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先被分食。”

　　果然，顾炎也重生了。

　　不过，上一世我死后并不知晓顾炎和云汐最后的下场，这么看来，他们也没逃过海盗的追击。

　　“云汐才是天选之人，她能给我带来无尽的好处，而你，还有你肚子里的这个孽种，只会是我的拖累！”

　　原来，他不仅重生了，还变得更加丧心病狂。

　　2

　　第二天，我突发高热，挣扎着从床上爬起，却头晕目眩，险些摔倒。

　　“顾炎，我需要退烧的草药。”

　　我扶着门框，声音虚弱。

　　顾炎正和云汐坐在院子里享用刚捕上来的鲜鱼，闻言头也不抬：

　　“村里的草药不都是你管着？自己去拿。”

　　云汐故作关切地轻声道：

　　“顾大哥，姐姐病得厉害，我去帮她拿药吧？”

　　顾炎眼皮都未抬一下，夹了块鱼肉喂到云汐嘴边：

　　“她死不了，让她自己折腾去。”

　　“你身子娇弱，可得多吃点补补。”

　　云汐被鱼汤呛了一下。

　　村民们都以为她被海风吹出了风寒。

　　不到一个时辰，顾炎已经召集了五条最结实的渔船，要为云汐寻找灵草治疗。

　　李婶皱眉：

　　“可姜圆高烧…”

　　顾炎打断她：

　　“姜圆体质强，哪像云姑娘这么娇弱？再说了，她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”

　　夜深人静，我独自坐在屋檐下，手指不自觉地摸向脖子上的海螺项链。

　　这是母亲临终前交给我的唯一遗物，据说有辟邪护身的力量。

　　距离海盗来袭不足三天，我必须让村民们相信云汐不是什么福女，她是海灵女，是海盗们寻找的目标。

　　顾炎突然伸手扯断了项链。

　　我扑上去要抢，却被他一把推开。

　　“你…你这个禽兽！”

　　我捂着肚子。

　　顾炎头也不回地走向云汐的房间。

　　透过窗户，我看见他温柔地将项链戴在云汐颈间：

　　“这能保护你，以后别摘下来。”

　　云汐笑得开心，还不忘看我一眼，眼中满是得意。

　　那是我娘临终给我的唯一念想啊。

　　次日我走过的地方，人群像躲瘟疫一样散开。

　　“听说了吗，姜圆昨晚又闹腾了，非说云姑娘偷了她的东西。”

　　“癔症吧？怀孕脑子不清醒了。”

　　“可惜顾大哥摊上这么个媳妇。”

　　只有李婶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摇摇头走开了。

　　我眼睁睁看着云汐挽着顾炎的胳膊从我面前经过，那枚海螺项链在她脖子上闪闪发光。

　　“村里人都很喜欢我呢。”

　　云汐故意说给我听。

　　顾炎得意地看我一眼：

　　“那是自然，谁不喜欢善良美丽的姑娘？不像某些人，整天阴阳怪气，村里人早就受够了。”

　　我笑了，笑得眼泪都要出来。

　　深吸一口气，一步步朝着瞭望塔走去。

　　“孩子，撑住，娘带你……讨个公道。”

　　终于，我爬上了塔顶。

　　我抓起铁皮喇叭，用尽全身力气，喊道：

　　“村民们！都听着！”

　　“你们口中的福女云汐！”

　　“她根本不是什么福女！她是海灵女！会给我们村子带来灭顶之灾的海灵女！”

　　“海灵女是海盗的猎物！他们追逐海灵女的踪迹，所到之处，血流成河！”

　　人群中爆发出议论声。

　　“海灵女？那是什么？”

　　“胡说八道！云姑娘明明给我们带来了好运！”

　　“我看她是烧糊涂了，云姑娘来了以后，我家的渔网都快被鱼撑破了！”

　　3

　　我继续喊道，不理会他们的议论：

　　“你们以为最近的渔获为什么这么多？”

　　“那是因为云汐的血！她的血滴入海中，吸引了鱼群！但同时，她的血也会吸引来更可怕的东西，海盗！”

　　“海盗们一直在寻找海灵女！他们需要海灵女的血来祭祀他们的邪神！云汐就是他们的目标！她会给我们村子带来灾难！”

　　村民们议论纷纷，有人捡起石头就朝我扔来。

　　“我看姜圆是真的疯了！”

　　“肯定是嫉妒云姑娘，才编出这种鬼话来！”

　　“就是！海盗？我们这穷乡僻壤，海盗来抢什么？抢咸鱼吗？”

　　有人哄笑起来。

　　“我看她是前几天被顾首领打傻了，脑子不清醒了！”

　　“别听她的！她就是想破坏我们村的好日子！”

　　顾炎的脸色铁青，他指着我喊道：

　　“姜圆！你给我闭嘴！再胡说八道，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！”

　　云汐也柔弱地开口：

　　“姜圆姐姐……我知道你对我有误会，可是……你怎么能这么诅咒村子呢？大家对你那么好……”

　　她说着，眼圈便红了。

　　“看，云姑娘多善良，都被她气哭了！”

　　“姜圆真是歹毒心肠！自己过得不好，就见不得别人好！”

　　“快把她弄下来吧！晦气！”

　　李婶站在人群外围，眉头紧锁。

　　我扶着栏杆，几乎要站不稳，腹中的绞痛一阵阵袭来：

　　“三天！最多三天！海盗就会来！”

　　一个与顾炎交好的汉子恶狠狠地骂道：

　　“还三天？我看你今天就该去见阎王！”

　　“别在这里妖言惑众，扰乱人心！”

　　“对！把她抓下来！烧死这个妖妇！”

　　村民们的情绪被煽动起来，开始有人试图往塔下聚集，叫嚣着要上来抓我。

　　我看着他们，心中一片冰凉。

　　“顾炎！”

　　“你为了一个云汐，要拉着全村人陪葬吗？你就不怕午夜梦回，那些冤魂来找你索命吗？”

　　顾炎很快恢复了镇定：

　　“姜圆，我看你是真的病得不轻。来人，把她给我弄下来！别让她在上面丢人现眼，冲撞了福气！”

　　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应声而出，开始往塔上爬。

　　我看着他们一步步逼近，心中反而平静下来。

　　该说的，我已经说了。

　　信与不信，全在他们自己。

　　我只是有些遗憾，没能亲眼看到顾炎和云汐这对狗男女，葬身鱼腹的场景。

　　腹中的孩子似乎也感受到了我的绝望，躁动得更加厉害。

　　4

　　我被那些汉子绑在了瞭望塔上，三天过去了。

　　夜深了，我看见远处有船帆靠近。

　　海盗就要来了，和上辈子一样。

　　心中最后一点希望也熄灭了。

　　我摸着隆起的肚子，轻声道：

　　“孩子，对不起，娘没能给你一个好的开始。”

　　警钟声震彻整个村庄，村民们四处奔逃。

　　顾炎已经不知道带着云汐逃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　　海盗们冲进村中，挥舞弯刀，空气中很快弥漫着血腥味。

　　“救命！谁来救救我们！”

　　“顾首领在哪？”

　　海盗们狞笑着逼近，就在这时，顾炎的声音突然从灌木丛后响起，他指着瞭望台上的我：

　　“海灵女在那！抓住她，你们就可以祭祀邪神！”

　　顾炎竟然再一次出卖我。

　　我看着海盗们被他的话吸引奔我而来，然后顾炎拉着云汐上了一艘小船离去。

　　“抓住她！”

　　为首的海盗怒吼。

　　一名海盗爬上瞭望塔举起长刀向我猛劈过来，我本能地护住腹部，却感到背后一阵剧痛。

　　“啊！”

　　我痛呼一声跪倒在地，一股温热的液体从我的双腿间缓缓流出。

　　“不…不要…”

　　我颤抖着双手抚摸自己的小腹，感觉到腹中的孩子剧烈动了几下，然后慢慢平静下来。

　　海盗头目这时顺着瞭望塔爬了上来，他俯下身，粗暴地抓起我的手臂，凑近嗅了嗅我身上的血腥气息。

　　“不对，这个血脉驳杂，不是海灵女！”

　　他皱眉，一把将我推开：

　　“继续搜！真正的海灵女就在这个村子里！”

　　我瘫倒在血泊中，心如刀绞。

　　孩子，是你在保护妈妈吗？

　　你用自己的生命为我挡下了一劫…

　　海盗们没管被捆绑着的我，继续寻找着海灵女。

　　几名幸存的村民躲在房屋后目睹了这一切。

　　“我们都被骗了！”

　　“顾炎他一直在利用我们！”

　　我躺在血泊中，感到生命正在一点点流逝，腹中的孩子也再无动静。

　　“抓住云汐！圆圆说的对，云汐才是海灵女！”

　　“别让顾炎跑了！”

　　“杀了他们！为乡亲们报仇！”

　　恍惚中，一只粗糙的手握住了我。

　　“圆圆，撑住！”

　　......

　　5

　　那只粗糙的手……是李婶！

　　“圆圆，我们……我们对不住你！”

　　“早该听你的警告。”

　　喊杀声、惨叫声、顾炎的背叛，浇醒了所有被蒙蔽的村民。

　　“顾炎那个挨千刀的畜生！”

　　“我们真是瞎了眼啊！”

　　之前对我叫骂最凶的那个年轻后生，为了护住身后的妻儿，胸膛被海盗的长刀贯穿。

　　村口，几个渔民抄起鱼叉与海盗拼命。

　　“老李，带着孩子们快走！”

　　李婶紧握着我的手，声音哽咽：

　　“圆圆，你说得对，是我们太糊涂了。”

　　“顾炎明明知道海盗会来，却把我们当弃子。”

　　“三天前要不是他拦着，说不定我们早逃走了。”

　　捆绑我的绳索被解开。

　　李婶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，目光落在我身下那片血红上。

　　我无力地摇了摇头，我的孩子……

　　“姜圆姐姐，对不起…”

　　一个总是爱笑的小姑娘躲在我身边，满脸泪痕。

　　我想安慰她，却发现自己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　　厮杀声并未因顾炎的逃走而停歇，反而愈演愈烈。

　　先前还如待宰羔羊的村民，在目睹了太多死亡后，也开始奋起反抗。

　　“跟他们拼了！”

　　“杀了这群狗娘养的！”

　　为首的海盗头目眼见手下接连折损，而村民们的反抗却越来越凶狠，不由得暗骂一声晦气。

　　“撤！”

　　听到撤退的命令，海盗们朝海边退去。

　　几个断后的海盗被红了眼的村民死死缠住，最终倒在了血泊之中。

　　海盗退了。

　　村子里一片狼藉，许多人身上都带着伤。

　　短暂的死寂之后，压抑的哭声从各个角落传来。

　　“我的儿啊！”

　　“当家的！你醒醒啊！”

　　李婶扶着我：

　　“圆圆，圆圆你撑住！海盗退了，我们赢了……你听见没有？”

　　“姜圆姐姐，你别死……都是我们不好，我们对不起你……”

　　我费力地睁开眼睛，视线模糊。

　　一些村民围了过来，他们看着血泊中的我，脸上的表情复杂难言。

　　“姜圆，是我们有眼无珠啊！是我们混账！不该听信顾炎那畜生的鬼话……”

　　“是我们对不住你……”

　　“早听你的，村子也不会遭这场劫难……”

　　我猛地咳嗽起来，又呕出一口血。

　　那个捆绑我的壮汉，此刻也双膝跪地：

　　“姜圆妹子……我对不住你！若有下辈子，俺给你当牛做马赎罪！”

　　李婶紧紧握着我的手，泪水滴在我的手背上：

　　“圆圆，你放心，这笔血债，我们一定会讨回来！为你，为死去的乡亲们，也为我们自己！”

　　“就算是追到天涯海角，也要把他们揪出来，用他们的血，祭奠死去的乡亲！”

　　“对！血债血偿！”

　　村民们的怒火再次被点燃，这一次，目标清晰而一致。

　　孩子，你听到了吗？

　　他们，醒了。

　　可是你却再也回不来了。

　　6

　　身上的伤口在李婶的照料下渐渐愈合。

　　这两日，村里安静得可怕，家家户户都挂上了白幡，死去的村民被草草掩埋。

　　他们没有忘记顾炎和云汐。

　　“就算是掘地三尺，也要把那对畜生找出来！”

　　这是村里汉子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

　　他们自发组织起来，几艘还能用的小渔船，日夜在附近的海域搜寻。

　　我躺在床上，听着屋外村民们的议论。

　　第三天傍晚，李婶匆匆从外面跑进来：

　　“圆圆，他们……他们找回来了！”

　　“就在村子东边不远的一个小荒岛上！那两个天杀的狗男女！”

　　很快，几个汉子压着两个人影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一群沉默却眼神能杀人的村民。

　　顾炎被身后的汉子一脚踹在腿弯，狼狈地跪倒在地。

　　云汐身上胡乱裹着一件男人的外衣，随即又摆出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

　　“呸！还装！”

　　一个年轻的妇人冲上去，狠狠啐了一口。

　　她的丈夫在前几日的劫难中为了保护她和孩子，死在了海盗刀下。

　　“你们这对奸夫淫妇，还有脸哭？”

　　“怎么找到他们的？”

　　我哑声问。

　　赵老三语气里满是恶心：

　　“我们分头找了几个常去避风的岛，最后在鬼愁礁那边发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。刚靠近，就听见里面……那动静，啧啧。”

　　他脸上露出鄙夷之色。

　　“我们几个冲进去的时候，”

　　“那山洞里头，粮食、腊肉、干净的被褥，堆得满满当当！比咱们整个村子剩下的都多！”

　　“这两个狗东西，早就把咱们村的好东西都偷偷摸摸运到那儿去了！”

　　赵老三接话：

　　“我们还在愁接下来怎么活，他们倒好，在那山洞里吃香的喝辣的，我们找到他们的时候，那两人……”

　　他顿了顿，似乎觉得难以启齿，最后还是咬牙道：

　　“光溜溜地滚在草堆上，正快活呢！要不是我们进去得快，怕是天黑了都不知道停！”

　　人群中爆发出更大的怒骂声。

　　“不要脸的畜生！”

　　“我们在这里给亲人哭丧，你们倒好，还有心思干那种龌龊事！”

　　“怪不得村里遭灾，原来是你们这两个扫把星！”

　　云汐听到这里，抬起头哭喊道：

　　“不是的！不是这样的！是顾大哥他逼我的！他说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！我……我也是被逼无奈啊！”

　　“村里人都那么信任顾大哥，我一个弱女子，能怎么办？”

　　她哭得梨花带雨，试图博取同情。

　　顾炎一听，也急了，反口就骂：

　　“放你娘的狗屁！”

　　“贱人！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！明明是你整天往我身边凑，说什么我比村里那些粗鄙汉子强多了！”

　　“还说你是海灵女，可以召唤海上的一切！”

　　“你还说村子早该遭报应，死几个人才好！”

　　云汐尖叫着扑向顾炎，被两个村民拦住，她拼命挣扎：

　　“你血口喷人！”

　　“我只是想活下去！是你，是你说海盗要来，只有我们两个逃才有希望！”

　　顾炎挣扎着要爬起来，指着云汐：

　　“我呸！就是这个毒妇，她是海灵女！海盗是冲她来的！”

　　两人当众撕咬起来，丑态毕露。

　　村民们看着他们，曾经有多信任，现在就有多痛恨。

　　赵老三啐了一口：

　　“真他娘的恶心，听这两人说话，比吃了苍蝇还难受。”

　　顾炎挣扎着想要辩解，却被王铁柱一脚踹倒在地。

　　“闭嘴！我大儿子才十六岁，就被你害死了！”

　　他掐住顾炎的脖子：

　　“我恨不得现在就剁了你的手脚！”

　　几个村民连忙拉住他：

　　“别急，别急，咱们得好好想想怎么处置这两个畜生。”

　　李婶扶着我，低声道：

　　“圆圆，村里人都说了，这两个畜生，绝不能让他们轻易死了。要用他们的血，来祭奠死去的乡亲，告慰你的孩子。”

　　顾炎和云汐被村民们用麻绳捆得结结实实，嘴里也塞上了破布，防止他们再胡言乱语。

　　我被李婶扶回床上，她叹了口气：

　　“圆圆，你好好歇着。剩下的事，交给我们就行。”

　　7

　　夜晚，李婶端来一碗温热的米粥，我没什么胃口，只是机械地吞咽。

　　屋外，村民们的议论声断断续续传来。

　　“圆圆，你……你真觉得那样能行？”

　　我放下碗：

　　“云汐是海灵女，海盗为她而来。她活着，对那些畜生就是最大的诱饵。她这个海灵女本就该去她该去的地方。”

　　我的目光落在角落里的云汐身上。

　　她听见了我们的对话，原本还在呜咽的身体剧烈地抖动起来，眼中满是惊恐。

　　几个壮汉沉默着，但眼神里已经有了决断。

　　赵老三开口：

　　“圆圆妹子说得在理。这娘们留着，指不定哪天又把海盗招来。让她去献祭，最好不过。”

　　很快，一艘破旧的小渔船被推下了水。

　　云汐被几个妇人粗暴地拖拽着，她的手臂上划开了几道口子，鲜血滴在船板上。

　　“不……不要……我不是……我不是故意的……”

　　云汐语无伦次地哀求。

　　没人理会她的哭喊。

　　绳索被解开，小船载着血腥味的祭品，飘向了大海深处。

　　村民们站在岸边，沉默地注视着。

　　“船！好多船！黑色的帆！”

　　一片片黑色的船帆正朝着云汐那艘小船的方向急速驶去！

　　“是海盗！”

　　“他们真的来了！”

　　村民们看到那些黑帆精准地包围了云汐，然后，便是一阵骚动和凄厉惨叫。

　　“成了……真的成了……”

　　赵老三喃喃道，声音里带着几分后怕。

　　我的目光转向被单独绑在村口大榕树下的顾炎。

　　他目睹了云汐的结局，此刻早已面无人色，裤裆湿了一片，散发着骚臭。

　　我慢慢走近他。

　　顾炎一见我，立刻涕泪横流，膝行着想靠近，却被绳索限制住。

　　“圆圆你听我说，都是云汐那个贱人！是她！是她迷惑了我！她说她是海灵女，能保我们荣华富贵，我也是一时糊涂啊！”

　　“她说，只要我们躲起来，等风头过了，就能过上好日子，不用管村里这些……这些人的死活。”

　　“我……我一开始是不同意的！可她用美色勾引我，还说……还说能给我生个大胖小子！我鬼迷心窍，我不是人！”

　　“圆圆……念在我们夫妻一场，饶我一条狗命吧！我给你做牛做马，我发誓，我再也不敢了！”

　　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丑态百出。

　　“云汐那个毒妇，她早就想害你了！她说你碍眼，还说……还说你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个孽种！我当时就该一巴掌打死她！”

　　我慢慢踱到他面前，蹲下身：

　　“顾炎，你是不是忘了？”

　　“我们，可是死过一次的人了。”

　　顾炎闻言拼命挣扎，我的话提醒了他，他想要叫喊着吸引村民们过来，被我用抹布堵住了嘴。

　　8

　　“圆圆！”

　　“这畜生……怎么处置？”

　　赵老三带着几个汉子快步走了过来，他们身后，是更多沉默的村民。

　　他们刚刚目睹了云汐的下场，心中对海盗的恐惧稍减，对罪魁祸首的恨意却燃烧到了顶点。

　　一个失去儿子的老汉哑着嗓子开口：

　　“圆圆妹子，你说吧，咱们都听你的。”

　　我转过身，迎向村民们的目光：

　　“各位叔伯婶子，兄弟姐妹。”

　　“顾炎伙同云汐，暗中勾结，私藏物资，置全村人的生死于不顾。“

　　“海盗因云汐而来，屠我亲人，毁我家园，这其中，少不了他顾炎的推波助澜。”

　　村民们死死盯着被堵住嘴还在徒劳挣扎的顾炎。

　　“他眼睁睁看着村子遭难，却只想着自己和云汐双宿双飞，过他们的快活日子。”

　　“我们多少兄弟姐妹，多少无辜的性命，都断送在这场无妄之灾里！”

　　李婶握住了我的手，她的手心粗糙却温暖。

　　人群中传来几声压抑的抽泣。

　　我提高了声调：

　　“这样的人，理应被烧死，用他的污血和贱命，祭奠我们死去的亡魂，告慰那些枉死的乡亲！”

　　“烧死他！”

　　“对！烧死这个畜生！”

　　“用他的命来赔！”

　　人群中爆发出怒吼，他们眼中不再有犹豫。

　　赵老三第一个响应：

　　“圆圆妹子说得对！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，留着也是祸害！烧死他，给大伙儿出气，也给逝去的亲人一个交代！”

　　几个年轻力壮的汉子立刻上前，将顾炎从地上拖拽起来。

　　顾炎嘴里被塞着布，无法求饶，裤裆处湿得更厉害了，一股恶臭弥漫开来，引得旁边一个妇人厌恶地啐了一口。

　　“呸！还想跑？你跑到阎王爷那儿去吧！”

　　村民们自发地行动起来，顾炎被绑在树干上，面对着大海的方向，那里，云汐已经消失不见。

　　他似乎预感到了自己的结局，身体软成一滩烂泥，若不是绳子绑着，怕是早就瘫倒在地。

　　柴堆很快就架了起来，将顾炎围在了中间。

　　一个汉子提着一小桶火油，毫不留情地从顾炎头顶浇了下去。

　　顾炎眼泪鼻涕不受控制地流淌，拼命地摇头。

　　我静静地站在人群外围，看着这一切。

　　李婶扶着我，低声问：

　　“圆圆，你……还好吗？”

　　我摇了摇头，没有说话。

　　好吗？我不知道。

　　我只知道，不做点什么，我心里的那根刺，会把我扎得血肉模糊，永无宁日。

　　赵老三举着一支燃烧的火把，走到柴堆前。

　　他回头看了一眼村民，又看了一眼我，最后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将火把扔向了浸满火油的柴堆。

　　“呼——”

　　火苗瞬间窜起。

　　顾炎在火焰中发出不成声的惨叫，身体剧烈地扭曲挣扎。

　　但很快，他的声音就被烈火吞噬。

　　9

　　村民们没有人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。

　　大仇得报，可是逝去的亲人不会复生，被毁的家园也满目疮痍。

　　李婶问我，手轻轻拍了拍我：

　　“圆圆，你要不要回去歇着？”

　　我摇头：

　　“我要亲眼看着他变成灰烬。”

　　大火越烧越旺，将顾炎的身影彻底吞没。

　　赵老三走到近前，用一根长木棍拨了拨，确认顾炎已经死透了，才回头对众人道：

　　“好了，这畜生，算是给大伙儿一个交代了。”

　　一个年轻的汉子狠狠地朝火堆啐了一口：

　　“便宜他了！就该把他千刀万剐！”

　　另一个失去妻儿的汉子红着眼喊道：

　　“对！剁碎了喂狗！”

　　李婶皱眉打断：

　　“都住嘴！说这些有啥用？人都死了。”

　　年轻汉子激动地挥舞着拳头：

　　“那又怎样？”

　　“我娘、我媳妇都死在这次海盗袭击里，我恨不得他死一百次！”

　　一位老渔民缓缓走到火堆旁，从怀里掏出一小瓶米酒，洒在火堆边缘：

　　“这是我们最后能给你的东西了，畜生。下辈子，别再投胎做人了。”

　　“王大爷，别浪费酒。”

　　有人不满道。

　　老渔民摇头：

　　“不是给他的，是给我死去的孙子。今天他本该满十岁了。”

　　人群再次沉默。

　　村子毁了，人也死了不少，活下来的人，茫然无措。

　　顾炎和云汐都死了，可那些海盗还在外面的海上，随时可能再来。

　　我们复仇了，但代价是整个村子几乎毁灭。

　　“大伙儿听着！”

　　“明天开始，我们一起重建家园。”

　　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。

　　“从今天起，咱们不再是住在海边的渔民，咱们是重建家园的幸存者！”

　　“咱们失去了一切，但咱们还有人！只要人还在，家就在！”

　　接下来的日子，村民们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。

　　他们起早贪黑，男人们砍伐树木，搬运石头，在山坡上平整土地。

　　妇人们缝补衣物，修补渔网，寻找食物。

　　孩子们也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活。

　　山坡上的新家园雏形初显。

　　重建是艰苦的，食物短缺，劳作辛苦，但没有人退缩。

　　他们在废墟中寻找，在山林里摸索，用双手一点点地搭建起新的希望。

　　“为了新家！”

　　“为了不再被欺负！”

　　“为了活下去！”

　　我知道，未来的路还很长，很艰难，但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。

　　我们要在这里，重新建起家园。

　　谁敢再来，必让他们有来无回！